

《杨振声文集》目录
散文
圆明园之黄昏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侏儒与疲孟子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育游
夜访
子居年面小
家
贞女
磨面的老王
玉君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cui
Yangzhensheng Wenji

杨振声 | 文集

杨振声◎著

书

林

主

编

一封
抛锚
荒岛上的故事
黄果
他是一个怪人
文说
礼教与艺术
《玉君》自序
中国言与中国戏剧
《诗》里面的描写
新文学的将来
迷羊
国文学的责任
乞雨
情感腴腴
了解与同
文艺
说实话
不出
图画
代生活
我们要打
生路
传记
的歧途
自清先生
状散文
王
与新文学
《杨振声文集》目录
散文
圆明园之黄昏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侏儒与疲孟子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育游
夜访
子居年面小
家
贞女
磨面的老王
玉君



线装书局

《杨振声文集》目录

散文

圆明园之黄昏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侏儒与痰孟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磨面的老王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cui
Yangzhensheng Wenji

杨振声 | 文集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他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风景
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

杨振声
著

书林
主編

一封情
抛锚
荒岛上的故事
黄巢
他是一个怪人
文论
礼教与艺术
《玉君》自序
中国文学与中国戏剧
《诗》里面的描写
新文学的将来
迷羊
中国文学的责任
乞雨
情感腴腴
了解与同情
文艺
说实话
不出
图画
现代生活
我们要打
生路
传记
的歧途
自清先生
状散文
王
与新文学
《杨振声文集》目录
散文
圆明园之黄昏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与痰孟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子
的
教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杨振声文集 / 杨振声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萃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7-3

I. 杨… II. 杨… III. ①杨振声(1890~1956) — 文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88618 号

杨振声文集

著 者: 杨振声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散 文

圆明园之黄昏	003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007
侏儒与痰孟子	011
与志摩最后的一别	014
女子的自立与教育	019
苏州记游	026
北平之夜	033
拜访	035
批评	038
被批评	041
书房的窗子	044
邻居	048
拜年	052
我蹩在时代的后面	055

小 说

渔家	061
一个兵的家	064
贞女	066
磨面的老王	069
玉君	073
李松的罪	143
瑞麦	146
阿兰的母亲	149
小妹妹的纳闷	153
她为什么忽然发疯了	158
她的第一次爱	163
济南城上	173
抢亲	179
报复	182
一封信	193
抛锚	204
荒岛上的故事	214
黄果	221
他是一个怪人	224

文 论

礼教与艺术	233
《玉君》自序	236
中国语言与中国戏剧	238
《诗经》里面的描写	243
新文学的将来	254
迷羊	262
今日中国文学的责任	265
乞雨	272
情感腴腆	275
了解与同情之于文艺	278
说实话	281
说不出	284
诗歌与图画	288
诗与近代生活	292
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	296
传记文学的歧途	299
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	304
“五四”与新文学	307

散 文

圆明园之黄昏

害病也得有害病的资格。假如有人关心你，那你偶然害点小病，倒可以真个享受点清福。院子静悄悄的，屋子也静悄悄的。只有一线阳光从窗隙里穿进，一直射在你窗前的花瓶子上。假若你吃中国药的话，时还有药香从帘缝钻进，扑到你鼻子里，把满屋子的寂静，添上一笔甜蜜的风味。你心里把什么事都放下，只懒洋洋地斜倚在枕上，默默地看那纸窗上筛着的几枝疏疏的竹影，随着轻风微微地动摇。忽地她跑到你床前，问你想吃什么饭。你在这个时候，大可以利用机会要求平常你想吃她不肯做的菜吃吃。你有这样害病的福气，就使你没病，也可以装出几分病来，既可以骗她的几顿好饭吃，又可以骗到她平常不肯轻易给你的一种温柔。可是，假如没人关心你，只有厨子是你的一家之主，那你顶好是不害病。你病了不吃饭，他乐得少做几顿饭菜；你病了不出门，他乐得少擦几次皮鞋。你与其躺在床上，听他在廊檐下与隔壁的老妈子说笑，反不如硬着心肠一个人跑出去，也许在河边上找到株老柳，可以倚倚，看看那水里的树影和游鱼；也许在山脚上碰到块石头，可以坐坐，望那天边的孤云与断雁。总之，没人关心你，你还躺在床上害病，是要不得的。

我心里这样地想着，我的脚已经走出大门来了。西风吹着成阵的黄叶，在脚下旋绕，眼前已是满郊秋色了。惘惘地过了石桥沿着河边走去，

偶一抬头看见十几株岸然挺起的老柏，才知道已走到圆明园的门前。心想，以前总怕荒凉，对于这个历史的所在，总没好好地玩过。现在的心境，正难得个凄凉的处所给它解放解放。于是我就向着那漆雕全落，屋瓦半存的大门走去，门前坐了几个讨饭的花子，在夕阳里解衣捕虱。见人经过，他们也并不抬头睬一眼。我走进大门，只见一片荒草，漫漫地浸在西风残照里面，间或草田里站立个荷锄的农夫，土坡上，下来个看牛的牧子，这里见匹白马，在那儿闲闲地吃草，那里见头黄牛，在那儿舒舒地高卧。不但昔日的宫殿楼台，全变成无边萋萋衰草，就是当年的曲水清塘，也全都变成一片的萧萧芦苇了。你纵想凭吊，也没有一点印痕可寻，一个人只凄凄地在古墟断桥间徘徊着，忽然想起意大利宫来，荒草蔓路之中，不知从哪里走去，恰巧土坡前有个提篮挖菜的小孩子，我走过去问他一声。他领我走上土坡去，向北指着一带颓墙给我看，依稀中犹望见片段的故宫墙壁，屹立在夕阳里面。离开了挖菜小孩子，我沿着生满芦苇的池塘边一条小路走去。四围只听到西风吹得草叶与芦苇瑟瑟作响。又转过几个土山，经过几处曲塘，一路上都望不到那故宫的影子。过一个石镇的小桥，那水真晶莹得可爱。踏过小桥，前面又是土山。还不知那故宫究在何处。忽然一转土山，那数座白玉故宫的遗址便突然出现于面前了。只觉得恍惚中另到一个世界似的。欣赏，赞叹，惋惜，凄怆，一齐都攒上心来！这一连几座宫殿，当日都是白玉为台，白玉为阶，白玉为柱，白玉为墙的。如今呢？几乎全没于蓬蒿荆棘中了！屋顶不用说，是全脱盖了，墙壁也全坍塌了。白玉呢？有的卧在草中，有的半埋土下，有的压于石土之底，有的欹在石柱之上。雕刻呢？有的碎成片段了，有的泥土污渍了，有的人丢了头，有的龙断了尾，有的没在河沟里面，有的被人偷去了！只剩下一列列的玉柱，屹立在夕照里面，像一队压阵角的武士。在柱前徘徊徘徊，看看那柱上的雕刻，披开荒草，摸摸那石上的图案，使你不能不想见当时的艺术，再看看那石壁颓为土

丘，玉阶蔓生荆棘，当日庭院，于今只有茂草；当日清池，于今变成污泽；这白玉栏杆，当年有多少宫人，曾经倚了笑语，于今只围绕着寒蛩的切切哀吟了；这莹澈的池水，当年有几番画舫的笙歌，于今只充满着芦苇的萧萧悲语了；这玉殿洞房，当年藏过多少的金粉佳丽，于今只成个狐狸出没的荒丘了；这皇宫御院，当年是个多么威严的所在，如今只有看羊的牧子，露宿的乞儿偶来栖息了。虽说是你看了罗马的故宫，不必感到罗马的兴亡；可是如法国的凡尔赛，芳吞波罗等废宫，都在民国里保存着，为国家建筑艺术的珍品，我们为什么把这样的古迹都听他去与荆棘争命呢！且听说有人把石柱与雕刻偷偷卖与外人，这是何等羞耻的事！这种罗马式的建筑，在中国是惟一的古迹，你毁它一块小石，都觉得是犯了罪，竟有大批偷着卖的事；为什么政府与社会都不肯保重点古迹呢！

我正在这样地幻想，低头看见我的影子，已淡淡地印在古台上了。抬起头来只见惨凄的半月，已从西半天上放出素光，侵入这一片荒凉之中，这成堆的白玉，再镀上这一层银色的月光，越现其洁白，苍凉，素净，寒气逼人。我心想走上高台，领略领略这全境的清切罢。刚到台级，只见在两个石柱中间现出一双灯亮的眼睛正对望着我，我不觉打了个寒噤。那边草一响，向上一跳，在月光迷离中照出一道弓形的曲线，蓬蓬大尾，窜入荒草，接着是一阵草叶响，我才知道是只野狐。心跳地定一定，耳边上风动草叶声，芦叶相擦声，风过石壁声，卷黄叶声，唧唧的蟋蟀声，潺潺的水流声，都来增加这地方的寂静。再看那四面巉岩的白石，森森如鬼立，地上颓卧的石条，凝冷如僵尸，我自己的牙根，也禁不住地震动了。通身如浸在冰窟一般。自己才想起若再添了病，回家没人关心怎么好！只得转身往回头走来。刚出了故宫的旧址，来到土坡上，不觉回头望一望，只见一片玉海，在迷离的银雾笼罩中，若有无限哀怨的。我悄然下了土坡，一个人伴着影子走，心里总是不解，为什么英法

要烧掉这座园子，假若他们能把清家的帝王烧死在宫里，也还有个道理可说，却只单单地烧掉这件历史上的艺术品！难道我们烧了他们的鸦片，他们就有权力来烧我们的艺术品吗？

（原载 1926 年 10 月 30 日《现代评论》第 4 卷第 99 期）

再写圆明园之黄昏

河里新出卵的小鱼，赶着水面飘零的花瓣去接吻的时候，已经是暮春的天气了。从学校中下课回来，温煦煦的阳光正斜照在半窗上，屋子里生出一种愁人的暖静。我刚一脚踏进房门，小猫雪儿便迎上来围着我打转，小尾巴直挺着像条旗杆，侧着头磨擦着我的脚背，嘴里咕噜咕噜的在念咒。我就知道，不是因为我不在家的时候，我的用人虐待了它，它来向我诉冤；就是它自己闯了什么祸，来向我求饶。我把书包掷在沙发上，背身坐在书桌前的转椅子上，慢慢的看我屋子的东西有没有变动。雪儿也乘时跳上椅子，把头抵在我怀里揉擦。我看一回屋子里并没有什么变动，便用手拍着雪儿说，“大概是老张欺负了你，等我骂他。”雪儿像心里很坦然似的把身子一卷，就躺在我怀里，用前蹄抱了头去睡觉。

我想起出门的时候有封信没写，就转过椅子来对了桌子去找信纸。看！我的一个小花瓶插着一单枝的白丁香可怜人的躺在桌子上，花瓶子的水成一条小河直流到一张图画上，我刚托人借到的一张工笔画的圆明园的全图！我急忙起身去把那张图轻轻的从桌子上揭起，又慢慢的把它展开，见几处的色彩已经被水污漫了。我只急得跺脚，心里叹恨道，“可怜的圆明园，你的本身既受了英人的火烧，现在仅存的一张图样，又受了我的水灾！”说着我的眼四下里找雪儿，这小东西，它却早已从我身上跳下，钻到书架子后面去了。

看着这张可怜的图样，又引起我乘时再去圆明园一走的念头，失了机会，恐怕以后连一砖一瓦的踪影，都无处可寻了！果然，我走到圆明园门前的时候，几乎使我不能认识了！大门前的红壁，去冬还屹然立在白雪里，于今不过几月的光景，已经都拆光了。门前方亩的石院，挺立着十几株古干的老柏，秃枝突兀的；于今方石都已掀去，老柏都已锯断，只剩下几丛秃根了！以前仅存的宫门与两翼的耳廊，时常有些讨饭的花子在那儿曝日捉虱的地方，现在数十个泥水匠正在那里不留情的拆毁它，屋顶已经拆去，墙也拆到一半了。咳！这仅只残剩下来的宫墙与园墙，几乎是惟一的记号来表示这一段古迹的，于今都被内务部卖掉拆掉。不久这一片古宫将整个的消灭在荒山野陌之中，更无人能寻出它的旧迹了。

我从砖瓦堆里迈过了旧日宫门的地址，进到里面。这一片残砖碎瓦古宫的旧迹沉睡在无边的微红夕阳里，还记得它们当年繁华的旧梦不？零落的牛羊游荡不定的在宫殿旧址上摆着头安闲的吃草，哪里知道此地当年的尊严！一群乡下小女孩子们，挽着竹篮子，无知无识的说笑着在颓断的宫墙下面挖菜，问她们可知道这是当年宫女们游戏的故址？几个乞儿在假山底下挖个洞，四围搜集些干柴断草，生起火来，在青烟缭绕中烧他们偷来的鸡吃，还管它这是当年皇帝的故居？一片片绿黄的麦田，在熏暖的阳光中慢慢的抽出它们的穗子，哪知道它们代替了当年的柳堤花坞？池塘的芦苇摇摆着油绿的长叶在晚风里刷刷私语，给一对对的野鸭作了美丽的窝巢，哪里梦想到它们占据了当日的清池曲沼，赶走了当年的绿荷红菱？即使照遍古今的明月，慢舒她的银足在深夜中重行偷入这一片故宫旧址的时候，也哪里能想及它当年所照的碧瓦朱栏，画舫人面呢？总之，一切一切，都只能在碎砖废瓦，荒丘断水间摸索它们的旧梦罢了！

我一面这样的痴想着，一面腿不由己的向北走。走过一段石垫的断桥，又转个山坡，那一排四座的意大利宫又立在我的面前了。在我的推

想中，这四座英人烧不掉的白玉宫殿，纵使圆明园都变成野田荒丘，它们也将与白玉的命运同其永久的。谁知道中国的事，都是人类想不到的呢！几十个泥水匠正在那儿努力拆毁它。石柱一条条拉倒在地上，雕花的石梁，都从柱头拉下，预备搬运了走。有多少雕刻很精的白玉柱梁，都打成断块，很无辜的横卧在荒草里，向游人泣诉它们的命运！假使你能哭的话，还有使你哭都哭不出的事。看！几个穿灰色衣服的人类——大概又是北京报纸每逢抢案发生所称为穿灰色衣帽，冒充军人者，在那里用很大的铁锤，很勇武的去打碎几块石色最白雕花最细的柱头，又榨成最小的块子用骡车拉走（据说是可以研成细粉作为潏米之用的）。那些纯洁的白玉，正如洁白美人的僵体，只这样无主的无抵抗的被他们奸污劫载而去了！我不相信我所看见的是真的，我愿意我在做梦！我愿意我的眼生了毛病，所见的是幻影！我不愿意看见人类中有这种不幸的事情！然而我又明明看见这种事情！我恨他们，我愿意那灰衣的人类，走了捶榨了他们自己的手；我愿意那拉歪的石梁掉在泥水匠的头上。然而，我又错了，这岂是他们的不是！

我的心纵使像石头一样的坚硬，也许石头一样被他们榨的粉碎了。我只得转过身来望回头走，想把所见的一切都忘掉它，可是这个印象太悲惨了，太深刻了，使你不由不回想。

我想，这种公产，尤其是有历史性的，是我们国家的公产，是我们民族的公产，并不是内务部的私产，更不是几个无耻官僚的私产。他们凭哪种权力把我们民族的公产当作他们的私产卖掉？他们这几年卖掉先农坛的围墙与外坛的树木及地皮，又进而拆卖北京的皇城的砖瓦与附近的地皮，这不但破坏北京的庄严与道路的宏敞，且使多少贫民依皇城建屋而居的，壁破屋塌，无家可归，他们卖了钱去发薪水，可怜的小百姓就不该有房子住！他们卖的得意，于今又卖到圆明园了！听说还想卖天坛的古柏呢！不久他们要把我们更宝贵的公产都卖掉作为薪水了！我不

解这宝贵的公产所养活的他们，到底是作什么用？

像圆明园这类的古迹，全部自然是无法保存了；不过如意大利宫这一部分，虽经残毁，而形体犹存，我们应该又应该，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不但这种罗马式的建筑，在中国绝无仅有，在艺术方面很有保存的必要；就是这圆明园本身的历史与它被焚的始末，在清史与中国外交史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意义；我们有绝对保存的义务。还有一件，这也许是个人的癖性，就是：游览一座完整的古迹，不过引起些艺术的常识；而游览一座残毁的古迹，则满目荒凉，既引起一种悲凄的情怀；同时回想到它当日的荣华，更引起一种景物变迁的感想。假使北京的三殿，故宫，北海，中央公园都有历史上应当保存的资格，那么圆明园的古迹，有那样更浓厚的历史意味，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保存呢？

我心里这样漫散的想着，我的腿也漫散的向家里走来。及到进门的时候，已经上灯多时了。老张问我吃过饭，我只说不吃了。很沉重的一身坐在张矮椅子上，看看雪儿再也不见面了。半晌，我听到喵的一声，抬头四下里望望，见雪儿在书架腿下伸出头来望着我。我知道这又是来试验我，我不理它。它很畏缩的顺着墙根走到沙发极远的角上躺下了。我望见它那可怜的样子，叹息说，“雪儿，雪儿，到底你还有点良心，比他们好多了！”它望我一回，见我不去招惹它，它像负气一般的一翻身背过脸去睡了。此时房子里无限的寂静，窗子外无限的黑暗，偶尔远村里几声犬吠，报告夜已深了。雪儿睡醒一觉，翻过身来看见我坐在那里，它一伸腰打了个呵欠，嘴里咕噜咕噜的像似在说：

“你这个人近来的脾气越发坏了，我就是碰倒了你的花瓶子，也值得这样的生气吗！”

（原载 1927 年 10 月 22 日《现代评论》第 6 卷第 150 期）

侏儒与痰孟子

同学们要出《沪案特刊》，捉我也涂上几句话儿。我想，我们中华民国的大国民，实行是自然早成了绝技，作文章却是特别见长的。此次对于沪案，惟一的结果，不过是几篇痛哭流涕的文章罢了。大家的哭声，已经是够听的了，何用我再去作那送殡的哭娘呢！可是我也要学句话说，“就是哭出两缸泪来，也医不好棒疮。”

说实行在我国成了绝技，不免有点污罔我大中华的国民性，此次没听说大家要求派兵收回租界，对英日罢工罢市，经济绝交吗？不错，就是个喜鹊，被黑老鸽子占据了它们的巢穴，它们也要呜呀呜呀，噪上半天，以表示喜鹊的国民性。何况我堂堂四千年文明古国的神胄，这点最低限度的表示，总是要有的。不然，岂不是连喜鹊都不如了吗？够了，“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假使这几条建议都办得到，也是使黑老鸽子吃惊的了，但是，正经话，大家要晓得，假使一个国家，虽然扬扬自翊有四万万同胞，却是没有一个兵可以说是四万万同胞的武器，可以行施四万万同胞的意志去雪耻报恨；那么，由得你去噪，别说你喜鹊般的乱嚷，那黑老鸽子不怕；就是你再沉痛一些，像杜鹃般的啼血，也感动不了那黑老鸽子的黑心呀！

我们叫既没用，哭也无益。还是狠狠心，投笔从戎去。大家组织